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

梁碧波

[摘要]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地区本身的政治经济格局。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着直接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存在,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美国的东亚战略形成挑战和冲突。文章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和预测,进而分析这种发展趋势在若干领域可能与美国东亚战略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互动博弈,在此基础上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前景作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判断和评论。

[关键词] 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美国东亚战略;互动博弈

[作者简介] 梁碧波,广东商学院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320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8)06-0126-06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东亚经济一体化正以一种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地区本身的政治经济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着直接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存在,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引发了另一个更为令人关注的地缘政治问题——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冲突。东亚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使得东亚问题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本身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地缘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

本文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和预测,进而分析这种发展趋势在若干领域可能与美国全球战略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互动,在此基础上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前景作出地缘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判断和评论。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结构层次、国别取向和发展趋势

从本质上看,东亚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是对已有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ASEAN,简称东盟)在地理

范围上的扩充以及在合作方式和机制上的深化。

1997年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当时东亚经济强猛的发展势头起到了一种当头棒喝的作用,并引发了较大规模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危机,也对当时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危机的爆发对东盟各国产生了两个主要政治效应:一是东盟国家对美国以及由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极为不满;二是东盟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东盟组织的定位和功能。为应对危机,东盟国家将视线转向东北亚,于是,中、日、韩三国进入东盟国家的视野。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东北亚三国对自身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思考,并使东北亚三国产生了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合作,从而防范类似的风险和危机的动机。这样,东亚经济一体化便有了最初的“10+3”框架(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始实际源于一种相互的选择。

实际上,市场的力量也在推动着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合作。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贸易壁垒和政治障碍的存在使得东亚各国的经济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显然,在东亚各国看来,区域经济合作的预期收益大于可能的合作成本,这样,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就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深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06年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重点课题(06ZD79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10+3”框架建立之前,中日韩三国已各自谋求建立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关系,也就是中日韩各国各自与东盟的“10+1”贸易协定。这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与东盟的“10+1”合作框架及其成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一系列农产品及制成品的减税计划业已开始实施,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已浮出水面¹。

另外,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也已进入中、日、韩三国的议事日程。目前,在三国中央政府的授权下,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本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及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正在共同合作研究拟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章程和实施计划²。

这样,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在一个基础上以三个不同的层次展开:原有的东盟组织就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基础和起点;三个层次分别是:一是中、日、韩三国各自与东盟合作的“10+1”双边合作层次,二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局部合作层次,三是全局性的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展开全面合作的“10+3”层次。显然,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三个不同的层次最终将重叠于全局性的“10+3”模式上,这也是东亚各国的共识。

最近,日本提出一个对东亚经济合作的“10+3”框架进行扩展的建议,该建议将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包括在东亚经济合作的框架之内,也就是将“10+3”框架扩展为“10+6”框架。但东亚大多数国家对日本这一建议并未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们认为将目前的“10+3”框架推向完善和成熟并最终使之制度化才是首要任务,至少在目前应是如此。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日本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但该建议当时也遭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的反对,当时的美国也不支持这一建议。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参与和主张,日本欲单方面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意图已跃然纸上。

就东亚大多数国家的态度而言,他们并不认同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应由某一单一的国家所主导,不管这个国家是日本还是中国。因而,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应争取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的政策主张在客观上会拉大中国与众多东亚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可能不利于中国与众多的东亚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全面合作。在大多数东亚国家看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应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由区域内的所有成员共同推进。但在实际上,由于东亚各国的国情、历史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同,各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就国家集团而言,原有的东盟的整体作用不可忽视;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和日本的作用必然举足轻重。

根据相关的计划安排,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将区内成员间的关税降至5%以下³。而根据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及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将于2010年实现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间的绝大多数产品的零关税的区内货物贸易以及服务和资金的自由流通,而与东盟4个新成员国的零关税贸易也将于2015年实现⁴。从发展态势看,东盟10国加上东北亚3国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已无实质性的障碍,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在自由贸易区这一层次上的实现已指日可待。虽然金融一体化在东亚的实施时机尚不成熟,东亚经济体走向政治联盟的可能性也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基础而大大减弱,但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东亚各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协商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上的沟通和协商渠道也会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加畅通。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政治影响及军事存在形成的冲击和挑战

东亚经济一体化易产生一些综合效应,这些综合效应对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政治影响及军事存在形成某种冲击和挑战。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突出效应,就是东亚区

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人口总数将近19亿,覆盖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既是世界最大的、也是目前最具活力和潜力的自由贸易区。

² 参见NIRA(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Joint Re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mong China, Japan, and Korea. NIRA Newsletter no. 10 (January). Tokyo, 2007.

³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PB07-3, 2007.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⁴ 按照东盟组织公布的计划实施方案,发起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老东盟6国已于2003年将关税降至5%以下,而越南的时限是2006年,老挝、缅甸是2008年,柬埔寨是2010年。

⁵ 东盟6个老成员国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4个新成员国为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

域内更多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从而使美国从东亚的进口由原先适当的分散变成高度的集中。这种集中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消费品的进口高度集中于中国大陆,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继续深化,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改善将面临越来越高的成本。另外,一些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也由东亚其他国家向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聚集,这些制造业的最终产品有相当大的比例出口到美国,这将与美国境内的同类型产业形成直接的竞争。

而另一个伴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效应就是美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必然面临相对的“贸易歧视”。这是所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带给区外非成员或非成员组织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有美国学者估计,东亚“10+3”模式运作后所产生的关税歧视静态效应,将使美国对东亚的出口每年减少250亿美元¹。因此,从福利分析的角度考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这样的观点:区域性或双边性的自由贸易区可以给成员带来福利增量,但这种福利增量与全球贸易自由化所释放出来的福利增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区域性或双边性的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更是给区外成员带来不利影响²。但是,在给定全球贸易自由化不能马上实现,且已有众多区域一体化组织存在的前提下,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仍然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众多经济学家的一片反对声中仍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象。实际上,美国本身也在积极参与一些区域性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显然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水平看,东亚国家分为4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韩国、新加坡为第二层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水平相对较高,处于第三层次;而东盟中的新成员国越南、老

挝、柬埔寨和缅甸有着相当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制造业水平则稍次于第三层次国家,因而处于第四层次。而中国既具有相对高的制造业水平,同时又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而兼具第三和第四层次的特点,但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介于第二和第三层次之间。日本虽然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其与美国的特殊联盟关系及其对自身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始终未能进行彻底的反省,因而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综合影响和作用自然就大打折扣。这样,从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潜力、政治影响力和综合国力等因素看,中国实际上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东亚的地理范围除了中、日、韩三国外,尚包括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国土面积。从发展的态势看,不排除蒙古、朝鲜和俄罗斯这三国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这样,在争夺世界经济未来主导权方面,一个实际上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首先体现在各自阵营对“规则”和“惯例”的不同理解和主张上。自多哈回合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关于“规则”问题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前者强调多边国际贸易规则和制度的严谨性、统一性和平等性,因而主张“公平贸易”和“互惠贸易”。而后者则强调多边贸易体系中成员间的国情差异性、发展的不同阶段性,因而主张给予弱势成员国“阶段性的优惠待遇”,以便在竞争起点上缩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距离。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初始阶段的区别性安排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扶持弱者、共同发展”的特点,这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强调和主张的“规则和制度的严谨性、统一性和平等性”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而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推崇和维护一系列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和制度,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东亚一体化的框架条约中出现的某些政治性内容或安排也是美国所反对的。美国认为政治性的内容或安排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成员国间的经济互补性,从而使区域经济组织无

¹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PB07-3,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² D. Brown, A. Deardorff and R. Stern, "Multilater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e Policy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World Economy*, Vol. 26, No. 6, June, pp. 803-828, 2003.

³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PB07-3,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法发挥真正的比较优势¹。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这也许是正确的。而在美国看来,一个排他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本身就隐含着对WTO所主导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削弱。随着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美国越来越担心“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被东亚地区排除出局。……与过去不同,现在处于东亚核心位置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²。

另一个让美国忧虑的问题是东亚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东亚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将慢于贸易和投资一体化进程,但是东亚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一旦催生出东亚货币基金组织或类似的机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显然这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显而易见,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以及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将会使东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倘若未来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加入了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国,则世界经济新的三极局面将真正形成,那就是美国、欧盟和东亚(而不仅仅是日本)。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虽然东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尚不能像欧盟一样“以同一个声音对外讲话”,但东亚“以更加协调的声音对外讲话”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换言之,东亚经济体在共同的经济利益联结下,将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各自的立场和政策,这意味着来自东亚的声音和诉求将会比以往更加高亢和有力。显然,这也将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政治格局。这意味着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将消减,而中国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将大增。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对此说得更加直接:“中国利用贸易问题掩盖其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渐式微,美国政府对此忧心忡忡。……”³从表面看,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暂时不会受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影响,但从长远看,美国在东亚地区军事力量的调配、变动或使用将不得不考虑东亚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态度取向以及东亚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这也意味着美国与东亚某些国家的特殊同盟关系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或定位。

其实,对于美国而言,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角色和作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更加突出,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乃至全球影响,从而对美国的全球权威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三、美国与东亚国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互动博弈

从策略的角度看,直接公开地阻挠和反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显然是不合时宜和不切实际的,因为美国本身也在积极地推动和参与一些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美国的策略性反应就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与东亚地区的一些重要国家展开互动博弈,以便东亚一体化进程和趋势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利益。美国应对东亚一体化的策略性行动主要应在多边、双边和利用特殊因素的基础上展开。

由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地缘因素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理解,美国被排除在进程之外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由政治因素促成的跨区域的一体化组织的存在已有先例,如美国与以色列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更大的跨区域的经济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因此,美国显然可以利用“经济牌”和“政治牌”,将“美国因素”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从而使东亚的一体化实际上将美国的利益和影响融入其中。由于已经存在一个涵盖美国和大多数东亚国家范围的亚太经合组织,因此,美国实际上正在利用亚太经合组织的现成框架来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美国的基本策略是将未来的东亚经济体纳入亚太经合组织的框架之内,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内部化”。客观地看,亚太各国都有加强跨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这无疑为美国这一策略的推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软平台”。美国更具体的策略是将现在的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成为标准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贸易区将涵盖美国及东亚所有国家。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这仍然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目标。现在的亚太经合组织仍旧是一个松散式的跨区域经济论坛,远未达到自由贸易区的层次。亚太经合组织中现有的成员国对该组织的未来发展及定位就存在着

¹ Fred (2007)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见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PB07-3,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² James F. Hoge, Jr. "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³ Wall Street Journal, 3 October 2005.

明显的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加速推进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体化进程,美国更是提出将现在的经合组织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的主张;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则认为,在各方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急促地将经合组织朝着机制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不利,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成员强调“规则和制度的严谨性、统一性和平等性”。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规则和制度上的表面“平等”实际上是“将不同等级的运动员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维持经合组织目前的“非机制化”状态,同时利用过渡期来解决发展和定位问题已成为经合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共识。由此可见,美国要推进涵盖东亚所有国家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¹。

美国应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强化美国主导、控制和影响的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和功能,尤其是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区域性的同类组织的需求(例如曾经进入议事日程的建立东亚货币基组织的可能性)。由于这类国际经济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看来只是“富裕国家俱乐部”。美国要树立WTO和MF的权威,首先要解决这些组织的“游戏规则”问题。不公平“游戏规则”的存在使这些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东亚国家中除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外,其余都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游戏规则”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想法和立场。美国要在“游戏规则”问题上与这些东亚国家取得共识,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东亚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可以在与美国的互动中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而美国并不会轻易地在“规则”问题上妥协,因为“规则”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隐含意义,这就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广为接受的“制度和规则”来抑制中国的快速崛起。

利用日本、韩国以及东盟某些国家中的复杂因素来牵制和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则是美国应对东亚一体化总体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看来,东亚地区牵制中国的最重要力量就是日本。日本与中国在东海海域存在着领海之争,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一直没

有反省,同时其领导人肆无忌惮地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台湾问题上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日本针对中国的所有这些行动,都有美国在其后面的支持、纵容和默许。中、日之间的公开冲突升级或许并不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因而美国在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日之间的矛盾冲突失控从而酿成东亚地区的局部战争。但美国并没有控制中、日矛盾冲突的直接筹码,因而也有美国政客担心美国会重吞二战时英国对德绥靖政策的恶果。在日本侵略东亚的历史问题上,韩国与中国有着一致的立场和看法。但中、韩之间也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包括领土问题。在中、韩矛盾的背后,也能窥见美国的影子和动作,尽管其明显程度略低于美国在中、日冲突背后的表现。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利用“两张牌”来牵制和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在东盟国家中散布“中国威胁论”;利用台湾问题来消耗中国的外交和战略资源。但中国也有应对美国的“两张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实际影响和作用;中国在国际反恐问题上的作用及其对美国的意义和影响。因而,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对中国的牵制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反牵制力量。

在双边互动层面,美国积极谋求发展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直接经贸关系,力求在与东亚各国发展双边贸易基础上参与东亚的一体化进程。美国已与新加坡签订了正式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并正在与泰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力求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同时,美国正在考虑与东盟组织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希望与之达成互惠或自由贸易协议。而东亚各国或东盟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也在谋求与东亚地区之外的经济体结成互惠贸易关系或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亚经济体在自身一体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开放的姿态,而这种开放的姿态恰恰为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渗透提供了良机。但是,东亚经济体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及其发展仍然有别于东亚地区本身的一体化进程。两者在基本性质、阶段性、层次性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令美国感到省心的是,处于东亚经济一体化核心位置的中国并不反对或阻拦东亚各国单独与美国缔结双边贸易协定。

¹ 截至 2007 年 8 月底,亚太经合组织共有成员 21 个,并非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是 APEC 成员。目前东盟 10 国中,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是 APEC 成员,而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暂不是 APEC 成员。

四、结论性评论

东亚 13 国面积 1500 万平方公里, 人口 20 亿, GDP 总量近 7 万亿美元。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 使东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经济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东亚战略本来就在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东亚地区的这些变化无疑又加大了东亚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权重系数。

东亚各国的经济有着较强的互补性,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有利于东亚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也有利于增强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经济实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因此,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东亚内部实际上受到双重力量的推动: 东亚各国政府的联手推动和东亚地区市场力量的推动。虽然在方式、手段和阶段性安排上尚有明显的分歧, 但大多数东亚国家认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正式的经济和货币联盟, 这实际上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方向。

在主观意图上, 东亚一体化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或集团, 其本来动机是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以防范未来可能的经济风险。但在客观上,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深刻地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 同时也直接地影响了全球的政治格局。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实际控制和政治影响便以军事存在和经济贸易的双重手段加以实施。美国在对东亚实施控制和影响的同时, 当然也不失时机地从这个地区谋求和获取经济利益。因此,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必然对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政治影响及军事存在形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而美国必然要对这样的冲击和挑战作出策略性的反应, 这种反应通过调整其全球战略结构、加大东亚战略的权重系数来实施, 并在多边、双边、特殊因素等不同的层面体现出来。

从全球战略出发, 美国将设法阻止东亚经济一体化朝着三个趋势发展: 封闭性的发展趋势、走向政治联盟的趋势、中国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趋势。封闭性的发展趋势将产生越来越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 从而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贸易利益的损失; 走向政治联盟的趋势则会使世界政治格局形成北美、西欧和东亚的三极局面, 从而使东

亚成为一支削弱美国政治权威并消耗美国战略资源的重要力量; 而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趋势则会直接影响和削弱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控制和影响。东亚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开放性客观上为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干预和渗透提供了渠道。从目前的情况看, 第三种趋势相对而言比较明显, 因此, 美国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的一系列策略性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中国。

这样,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除了受到东亚各国政府的联手推动和东亚地区市场力量的推动之外, 同时还受美国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主要国家之间的互动博弈的影响。综合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东亚经济一体化在自由贸易区这一层次上的实现已无明显障碍, 并将指日可待; 东亚经济一体化在其进程中仍然会维持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定位则会随着博弈各方力量的动态变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摇摆。而美国对东亚战略的调整及其与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博弈, 除了直接影响东亚的政治经济格局外, 也将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 [1] Bergsten C. Fred.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07 - 2.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2007.
- [2] Bernard K. Gordon. "U. S.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31, No. 2, pp. 149-168, 2006.
- [3] Edward Gresser. U. S. - China Trade in Perspective: Asia's Emerging Un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Business Forum, Washington D. C., June, 2005.
- [4] Frost, Ellen L. (forthcoming). Promise or Threat? China's Commercial Diplomacy in Action. In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ed.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 [5] Lardy, Nicholas R. *The Economic Architecture of China in Southeast and Central Asia*.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ecember 14), 2006.

[责任编辑: 罗运贵]